

聊齋誌異

卷拾捌

院學通交慶重
書館書圖

聊齋誌異卷十八目錄

張鴻漸

太醫

王子安

刁姓

金陵乙

郭安

折獄

義犬

楊大洪

查牙山洞

雲蘿公主

鳥語

天宮

喬女

劉夫人

公孫夏

鬼隸

果報

謝大

查卡山

謝大

查卡

金

查卡

王

查卡

謝大

查卡

柳蕭蕭與卷十八目錄

聊齋誌異卷之十八

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

張鴻漸

張鴻漸、永平人、年十八為郡名士、時盧龍令趙某貪暴、人民共苦之、有范生被杖斃、同學忿其冤、將鳴部院、求張為刀筆之詞、約其共事、張許之、妻方氏美而賢、聞其謀、諫曰、大凡秀才作事、可以共勝、而不可以共敗、勝則人貪天功、一敗則紛然瓦解、不能成聚、

今勢力世界、曲直難以理定、君又孤、脫有反覆、急難者誰也、張服其言、悔之、乃婉謝諸生、但為創詞而去、質審一過、無所可否、趙以巨金納大僚、諸生坐結黨、被收、又追捉刀人、張惧亡去、至鳳翔界、資斧斷絕、日既暮、踟躕曠野、無所歸宿、歛睹小村、趨之、老嫗方出、闔扉見之、問所欲為、張以寔告、嫗曰、飲食牀榻、此都細事、但家無男子、不便留客、張曰、僕亦不敢過望、但容寄宿門內、得避虎狼足矣、嫗乃令入、閉門、授以草

薦囑曰、我憐客無歸、私容止宿、未明宜早去、恐吾家
小娘子聞知、將便怪罪、嫗去、張倚壁假寐、忽有籠灯
晃耀、見嫗導一女即出、張急避暗處、微窺之、二十許
麗人也、及門睹草薦、詰嫗、寔告之、女怒曰、一門細
弱、何得容納匪人、即問其人馬往、張惧出伏階下、女
審詰、邦族、色稍霽、曰、幸是風雅士、不妨相留、然老奴
竟不關白、此等草、豈所以待君子、命嫗引客入舍、
俄頃羅列酒漿、品物精潔、既而設錦褥於榻、張甚德

之、因私詢其姓氏、嫗言吾家施氏、太翁夫人俱謝世、止遺三女、適所見長姑、舜華也、嫗既去、張視几上有南華經註、因取就枕上、伏榻翻閱、忽舜華推扉入、張釋卷、搜覓冠履、女即榻捺坐、曰、無須、無須、因近榻坐、覲然曰、妾以君風流才士、欲以門戶相托、遂犯爪履之嫌、得不相遐棄否、張皇然不知所對、但云不敢相誑、小生家中固有妻耳、女笑曰、此亦見君誠篤、願亦不妨、既不嫌憎、明日當煩媒妁、言已欲去、張探身挽

之女亦遂留、未曙即起、以金贈張曰、君持作臨眺之
資、向暮宜晚來、恐傍人所窺、張如其言、早出晏歸、半
年以爲常、一日歸頗早、至其處、村舍全無、不勝驚怪、
方徘徊間、聞嫗云、來何早也、一轉盼、則院落如故、身
固已在室中矣、益異之、舜華自內出、笑曰、君疑妾耶、
寔對君言、妾狐仙也、與君固有夙緣、如必見怪、請即
別、張戀其美、亦安之、夜謂女曰、卿既仙人、當千里一
息耳、小生離家三年、念妻孥不去心、能携我一歸乎、

女似不悅、謂琴瑟之情、妾自分於君、爲篤、君守此念、彼是相對綢繆者、皆妄也、張謝曰、卿何出此言、諺云、一日夫妻百年恩義、後日、婦念卿時、亦猶今日之念彼也、設得新忘舊、卿何取焉、女乃笑曰、妾有褊心、於妾願君之不忘、於人願君之忘之也、然欲暫歸、此復何難、君家固咫尺耳、遂把袂出門、見道路昏暗、張遂巡不前、女曳之、走無幾時、曰至矣、君歸妾且去、張停足細認、果見家門、踰境垣入、見室中燈火猶熒、近以

而指彈扉、內問為誰、張具道所來、內秉燭啟閨、真方氏也、兩相驚喜、握手入帷、見兒卧床上、慨然曰、我去時兒纔及膝、今身長如許矣、夫婦偎倚、恍如夢寐、張歷述所遭、問及訟獄、始知諸生有瘐死者、有遠徙者、益服妻之遠見、方縱體入懷曰、君有佳耦、想不復念孤衾中有零涕人矣、張曰、不念胡以來也、我與彼雖云情好、終非同類、獨其恩義難忘耳、方曰、君以我何人也、張審視竟非方氏、乃舜華也、以手探兒、一竹夫

人耳、大慚無語、女曰、君心可知矣、分當自此絕交、猶幸未忘恩義、差足自贖、過二三日、忽曰、妾思痴情戀人、終無意味、君日怨我不相送、今適欲至都、便道可以同去、乃向床頭取竹夫人共跨之、令閉兩眸、覺離地不遠、風聲颼々、移時尋落、女曰、從此別矣、方將訂囑、女去已渺、悵立少時、聞村犬鳴吠、蒼茫中見樹木、屋廬、皆故里景物、循途而歸、踰垣叩戶、宛若前狀、方氏驚起、不信、夫婦詰証確實、始挑燈嗚咽而出、既相

見涕不可仰、張猶疑舜華之幻弄也、又見床頭兒卧、一如昨夕、因笑曰、竹夫人又携入耶、方氏不解、變色曰、妾望君如歲、枕上啼痕固在也、甫能相見、全無悲戀情、何以為心矣、張察其情真、始執臂款款、具言其詳、問訟案所結、並如舜華言、方相感慨、聞門外有履聲、問之不應、蓋里中有惡少、久窺方艷、是夜自別村歸、遙見一人踰垣入、謂必赴淫約者、尾之而入、甲故不甚識張、但伏聽之、及方氏亟問、乃曰室中何人也、

方諱言無之、甲言竊聽已久、敬將執姦耳、方不得已、以寔告、甲曰、張鴻漸大案未結、即使歸家、亦當縛送官府、方苦哀之、甲詞益狎逼、張忿火中燒、不可制止、把刀直出、剝甲中顱、甲踣猶踴、又連剝之、遂斃、方曰、事已至此、罪益加重、君速逃、妾請任其辜、張曰、丈夫死則死耳、焉肯辱妻累子以求活耶、卿無顧慮、但令此子勿斷書香、目即瞑矣、天漸明、赴縣自首、趙以欽件中人、姑薄懲之、尋由郡解都、械禁頗苦、途中遇女

子跨馬過、一老嫗捉鞚、蓋舜華也、張呼嫗欲語、泪隨聲墮、女返轡手啟幃紗、訝曰、此表兄也、何至此、張畧述之、女曰、依兄平昔、便當掉頭不顧、然余不忍也、寒舍不遠、即邀公役同臨、亦可少助資斧、從去二三里、見一山村、樓閣高整、女下馬入、令嫗啟舍延客、既而酒炙豐美、似所夙備、又使嫗出曰、家中適無男子、張官人即向公役多勸數觴、前途倚賴多矣、遣人措辦數十金、為官人作費、兼酬兩客、尚未至也、二役竊喜

縱飲不復言行、日漸暮、二役徑醉矣、女出以手指械、械立脫、曳張共跨一馬、駛如飛、少時促下曰、君止此、妾與妹有青海之約、又為君逗留一晌、久勞盼注矣、張問後會何時、女不答、再問之、推墮馬下而去、既曉、問其地、太原也、遂至郡、賃屋授徒焉、托名宮子遷居十年、訪知捕亡浸急、乃復逡巡東向、既近里門、不敢遽入、俟夜深而後入、及門則墻垣高固、不復可越、只得以鞭撻門、久之妻始出問、張低語之、喜極納入、作

呵叱聲曰、都中少用度、即當早歸、何得遣汝半夜來、入室各道情事、始知二役逃亡未返、言次簾外一少婦頻來、張問伊誰、曰兒婦耳、問兒安在、曰赴郡大比未歸、張涕下曰、流離數年、兒已成立、不謂能繼書香、卿心血殆盡矣、話未已、子婦已溫酒炊飯、羅列滿几、張喜慰過望、居數日、隱匿房榻、惟恐人知、一夜方卧、忽聞人語騰沸、捶門甚厲、大惧並起、聞人言曰、有後門否、益惧、急以門扇代梯、送張度垣而出、然後詣門

問故，乃報新貴者也。方大喜，深悔張遁，不可追挽。張是夜越莽穿榛，急不擇途。及明，困殆已極，初念本欲向西，問之途人，則去京都通衢不遠，遂入鄉村，意將質衣而食。見一高門，有報條粘壁上，近視知爲許姓新孝廉也。頃之一翁自內出，張迎揖而告以情。翁見儀貌都雅，知非賺食者，延入相款，因詰所往。張托言設帳都門，歸途遇寇，翁留誨其少子。張畧問官閥，乃京堂林下者，孝廉其猶子也。月餘，孝廉携一同榜歸。